

1951
11

银州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政协铁岭市银州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六月

银州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政协铁岭市银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本辑主编：林秀芳

成员：贾超然、黄永捷、杨元亮、徐天吹、张立功

封面设计：黄永捷
金石刻印：黄永捷

封面题写：张效云

铁岭县印刷厂1986年6月印刷

册数：1,000 工本费：1.43

目 录

- 辽州 叶成林 苏 集 (1)
- 幸福地见到了伟大导师列宁 任栋梁 (5)
- 永恒的纪念
- 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铁岭 徐天欣 (13)
- 铁岭赤子
- 石瑛烈上传略 王昭金 (21)
- 碧血丹心
- 记石瑛殉难前后 韶 芳 (23)
- 三访雨花台 [石 瑛] (31)
- 黎明骤雨到朝晖
-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生的动向 姚公虞 (35)
- 黄埔军校与黄埔同学会 魏占一 (55)
- 我在铁岭做地下工作的时候 张人 郭坚 赵儒 (59)
- 我所经历的上甘岭战役 秦柏林 任殿俊 (63)
- 铁岭解放初党的第一支文艺宣传队伍
- 铁岭县委宣传队 黄金峰 (68)
- 郝浴其人 卢 隽 (70)

- 清末宫廷画家庆宽 吴润令(80)
红灯照与义和团 汪韶彬(82)
高鹗年谱 龚禹(85)
伪满时期的银州教育 张云腾(87)
记铁岭蚕桑学校刘绍唐校长 汪韶彬(92)
铁岭慈清寺 徐天欣 林秀帆(93)
铁岭白塔 任殿俊(104)
陈循珍留铁岭八景诗 徐天欣(107)
娘娘庙与迦波法师 果智安诚(110)
铁岭基督教会 李润田(114)
剃人和尚 逸民(118)

银 州

叶成林 苏 集

铁岭市银州区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城堡。根据考古发现，在龙首山顶和柴河流域台地上出土的石刀、石斧、陶片等，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了。西周时属肃慎地；春秋战国时期是东胡族居住的地方，以后属于燕地，燕惠王在此置辽东郡。秦灭燕后，仍沿称辽东郡；汉旧属玄菟郡，后属越喜国；唐玄宗开元元年“唐渤海大氏取越喜地，改富州”。据《东北通史》考证：“富州即今铁岭县城。”辽太祖在位时，在此冶炼银子，故更名为银州，置银州富国军，它成了重要的军事城堡。这就是闻名一时的古麟（银）州城。为什么又改名麟州呢？那是在辽太祖以后若干年，曾有一位名叫银术的辽王执政。银术认为银州一词与他名字重复一个“银”字，是对皇帝威严的不尊，于是他“避其讳”改为“麟”州了。金灭辽后，又将它改回来，仍称银州。

银州城虽不大，但却很坚固。它东西二百一十七丈九尺，南北一百八十六丈五尺，四周共八百零八丈八尺。城门有四：东曰抚夷门、西曰承恩门、南曰庆云门、北曰威远门。在城的四周有一深一丈五尺，阔三丈的护城河。

明代徙铁岭卫于此，故改称铁岭卫。

1619年7月，清太祖努尔哈赤亲自领兵，攻打明军驻守的铁岭城。《大清一统志》记载说：“明军顽守古城；关闭四门，清军智勇双全，树云梯攻城之北”。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清军占据了古城，结束了明王朝在铁岭的统治。清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废卫置铁岭县。

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权，极力宣传封建伦理和封建迷信思想，于是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庙宇，有些规模宏大。仅康熙年间建筑的就有关帝庙（现县文化馆内）、城隍庙（现第十五小学）、子孙圣母庙（现市医药公司后院）、火神庙（现南门里胡同东）和龙王庙等。从当时绘制的一张城内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位置几乎占满了古城每个角落。

另外，他们还建了钟鼓楼（现中央街）县衙门（现二百货公司院）、捕衙（现第四小学院内）、戏台、书院、粮仓和驿站等。其中银冈书院建筑最为讲究。院内青砖铺地，左右月亮门，有前后堂，东西厢。那屏风门、花格窗、花脊、燕尾均典雅大方。

当时城内人口不多，据康熙十年（1671年）统计，全城才有一千八百二十九户，人口总数为五千三百二十九人。

每月逢三、六、九分别在北、西、东街有贸易集市。街头有杂货摊、作坊、银州酒家……。

乾隆四十年（1775年）铁岭发生破坏性地震，年久失修的古城也受损坏。灾后，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乾隆四十六年竣工。《铁岭县志》记载：新城是按旧城基建筑起来的“墙周围七百八十九丈三尺五寸，内周七百八十五丈三尺五寸，高二丈，底宽二丈，顶宽一丈二尺。门有四：

樓 鼓 鐘 內 城



东曰德安、南曰薰阜、西曰浮泽、北曰瞻斗。门外各有瓮城之门。城门上有楼二层，门额是石头的，上边有两个汉字，下边是一行满文。城修完后，刻一石铭，挂在北城上，留为纪念。

清咸丰二年城内大火，东西城楼同毁，仅有南北

两个城楼了。以后，因古城年久失修，多处倾塌，又由于城建扩大，逐渐拆毁。解放初，尚有些残迹，后改建街道，连残迹也不复存在了。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铁岭，于1937年设铁岭市；1945年10月7日铁岭第一次解放，组成民主政府，撤销铁岭市，复称铁岭县；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进占铁岭，

始建银州镇；1948年10月28日铁岭解放了，撤了银州镇，其后设城关区；1955年初恢复银州镇；1979年8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银州镇，成立铁岭市。1980年1月15日正式成立铁岭市（县级市）；1984年将原铁岭地区，改为省辖市，原铁岭市改为区、复称银州。

解放以来，银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州区是铁岭市人民政府驻地。（铁岭县人民政府也设在这里）。它是辽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幸福地见到了伟大导师列宁

任 淳 梁 (注)



本文作者近照 段回忆。

在俄国的战斗岁月

1914年我父亲任辅臣以一批华工主持人的公开身份从哈尔滨赴俄国的。这批华工约两千名，他们远离家乡，来到俄国乌拉尔地区彼尔姆省，阿拉白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采伐木材等艰苦劳动。大约在父亲去俄国一年左右时间，母亲带着姐姐、妹妹和我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找他。从此，便开始了我们在俄国的生活。后来我才听说，我父亲任辅臣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和当时驻在我国东三省的俄国军队中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1910年前后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一直积极从事地下工作，这次到俄国来就是受布尔什维克党的指使。

1917年10月在列宁同志组织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发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在父亲的倡议和组织下，全矿区1500余名华工毅然参加了红军，组成一个“中国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中国团”的成立影响很大，它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重视，被编入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狙击师，还派来一位俄国同志作团政委。

为了捍卫阿拉白耶夫斯克矿区，中国团首次投入与白匪的战斗，消灭了聚集该地的全部白匪，军威为之大振，之后又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尽管如此，总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东战场的白匪军在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步步紧逼，战线逐渐西移。

1918年初春，中国团驻后方办事处在我母亲张含光主持下，随军西移到都拉河畔的库斯瓦城，办事处设在资本家一幢楼房里。资本家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室内装潢豪华，客厅的天花板用油漆涂画成天蓝色，上边点缀着新月和星斗，望去宛如夏夜的天空，后院的大花园里还有许多果木树呢。办事处共有20余人，我母亲作为负责人终日忙碌着。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安置随军家属，接纳由各地投奔“中国团”而来的华工们，组织新兵进行短期训练。前方战争频繁，伤亡较重。新兵经过短期训练，就开赴前线。我当时还是11岁的孩子，也跟随着新战士们上操训练，还用马枪打过靶呢！

1918年从春到秋，中国团转战在好几个战场上，活跃在都拉河、卡马河地带。对中国团旺盛的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这样报道：“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

我父亲很重视从思想上武装战士们。部队在后方休整期

间，他白天给战士们讲述革命道理，晚上还要组织干部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直到深夜才回家休息。父亲在家的时间很少，他把自己的一切完全献给了部队。

1918年10月初，中国团向气焰嚣张的高爾察克白匪帮发起了勇猛进攻，把装备优良数倍于我的敌人，杀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战果辉煌，计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俘虏300余人。随后苏维埃中央下令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在库斯瓦城，即中国团后方办事处所在地，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授旗后，军部、师部的代表们同先父和他的全团干部战士合影留念。

同月，中国红鹰团驻后方办事处转移到洽索沃依城。此城座落在一条河畔的漫山坡上。在这里，我和姐姐又得到入学校读书的机会。记得在这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时，洽索沃依城已是白雪皑皑，市中央广场上筑起了纪念



前排卧地第一人为任辅臣

台、台上高悬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幅画像，集会的男女老少面带着新奇而喜悦的神情。

在这些日子里，部队转战到斯维尔得洛夫斯克一带，接连打了几个硬仗。有一次，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桥梁落到白匪手里，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驻防该地的队伍几次冲锋都失败了。最后司令部决定调中国红鹰团去攻夺这座桥。经过浴血奋战，红鹰团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受到了嘉奖。

部队经短暂休整后，11月下旬又投入战斗。此时父亲被任命为该战场临时总指挥。在维雅，他们与白匪军鏖战一整天。入夜后，疲乏的部队住宿在军用列车上。附近一个对中国团充满仇恨的富农，跑去向白匪告密。匪帮立即趁黑夜突袭维雅，包围了列车，用机枪对列车进行疯狂的扫射。战士们被枪声惊醒，在父亲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就在这次战斗中，父亲为人类第一个工农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仅34岁。

《公社社员报》讣告

噩耗传到后方办事处，全体人员特别是我们家属，都万分悲愤。我一面痛哭，一面忆起和父亲最后一次分手时的情景。就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那个冬季最寒冷的日子，父亲同俄国政委同志离开洽索沃依城返回前线去。他们俩骑着马，并鞍走在前面。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乘坐雪橇在后面随行。到了火车站，要道别时，父亲把上级赠给他的金壳怀表从兜中取出交给了母亲，嘱咐她把怀表留在家中。不料此次一别，竟成永诀，而这块怀表便成了父亲最后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纪念物。在以后近60年漫长岁月里，这块曾经随着

父亲出生入死的怀表，一直珍藏在母亲的身边，在它身上寄托着母亲对先父的深切怀念。（可惜此表在“文革”时被抄走，至今没下落）可以看出，父亲那次离开我们时，就已下定誓与白匪帮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作好了牺牲准备。

维雅战役后，聚集到后方办事处的中国团官兵已不及百人。经办事处负责人我母亲张含光同官兵们研究，决定由李子恒营长负责整编旧部，补充新员。重整旗鼓，誓与白匪血战到底。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一直战斗到高察克匪帮被完全消灭。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履行了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我父亲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对先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在1918年12月28日《公社社员报》上，苏维埃政府为我父亲牺牲而发出的俄文讣告。译文如下：

在维雅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苏维埃俄国。

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讣告不仅是对我父亲的评价，也是对中国团牺牲的近2000名官兵的赞誉。

见到列宁同志

父亲壮烈牺牲后，苏维埃政府把我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送往莫斯科居住。师部还派红军一个班作为我们的护卫。在莫斯科，我们居住在座落于红色凯旋门附近的“大熊星座街”上的一幢二层楼房里。房间很宽敞，备有全套家具，环境十分安静。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白匪军的骚扰反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困难时期，莫斯科的供应相当紧张。但政府在吃穿住上都给予我们以特殊的照顾。

莫斯科是苏俄政府的首都，也是沙皇俄国的故都。在这座城市里，原先居住着沙皇罗曼诺夫和他的亲戚、贵族、官僚以及资本家、地主等专制王朝的上层人物——不劳而获的“白吃们”。经过十月革命的风暴，这些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当时我们看到的莫斯科街道上行人、车马稀稀落落商店十铺九关，商品奇缺，市面萧条，但也有热闹非凡之处，那就是几个大广场上的自由市场。那里有许多大声叫卖的人，有的肩上搭着半旧的上衣、裤子、大靴、毛毡、皮货等，有的手里提着皮鞋、皮靴或其它物品。一排一排的地摊，出售旧物或只有几成新的东西。还有卖小吃的，主要是土豆煎饼，也有些人卖葵花子油，零售手工加工的散装大杆白香烟等。这就是我们于1919—1921年，在莫斯科所见到的十月革命后暂时艰苦困难的景象。

在莫斯科居住期间，最使我难忘的是，我母亲曾受到列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的召见。那时我们在莫斯科住了大约一年左右，母亲正式向组织上提出了回国的申请。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开来了一辆小汽车，接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汽车开进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楼前停下。此时，在楼门前

台阶上候立的一位青年军官，把我们迎进楼内，带领我们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走廊。母亲悄声地告诉我们：“一会就要见到列宁了。”我们高兴极了。这时已来到列宁同志的办公室门口，军官把我们引进去。这是一间宽敞朴素的大房间，室内摆设简单。列宁同志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一边亲切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一边对母亲说：“您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张含光同志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您见见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能和您见面，我很高兴。”列宁同志请我们坐在沙发上，他亲切地问我姐姐叫什么名，几岁了。姐姐回答：“我叫莲娜，14岁”。“啊！这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名字！”他和蔼地笑着又问我。我说：“我叫任聂，12岁”。“噢！任聂，”他抚摸着我的头，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然后问我妹妹，她说叫金娜，9岁。列宁同志说：“很好，很好！”这些问答都是用的俄语。接着列宁同志谈到我父亲作战英勇，称赞他是一个卓越的指挥员，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列宁同志在询问了我们的生活情况之后，谈到了我母亲申请回国的事情。他对我母亲说：“我建议你还是留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你们，回国后也会遇到许多困难。”母亲对列宁同志的关怀表示感谢。又说：“任辅臣同志的父母亲尚在国内。任辅臣牺牲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作为他的妻子，应该把我们的子女带回祖国去。”列宁同志安慰我母亲说：“等到东部战争平静时，再安排你们回祖国去。”

在这次永生难忘的会见结束时，列宁同志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我们依依不舍地和他握手告别。

1921年，苏联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得了胜利，东战线白匪帮被全部肃清，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全线通车。这时，我们回归祖国与亲人团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苏维埃政府发给我们完备的证件，又派专车和卫兵护送我们到中国国境满洲里站。就这样，我们别离了居住、生活和战斗七年之久的第二故乡——俄国，回到了自己的亲爱的祖国。

父亲生前没机会见到列宁同志，我却荣幸地受到过列宁同志的召见，此情此景，永生难忘！写这篇回忆文章，以慰先父在天之灵！

(注)任栋梁同志出生于铁岭城内三道街故居。1921年回祖国后，多年在外省市学习、工作，现已八十高龄。1979年返回故乡，感慨万千，以诗抒发了无限乡思。今将其《桑梓感怀》七律一首，附下：

五十年后莅桑梓，	往景依稀浮联翩。
柴水兴澜仿鱼跃，	龙山戏木效猿攀。
老城零落愧萧索，	新市整洁喜荣繁。
旧雨不知几多在，	时人何识乡翁颜。

永恒的纪念

——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铁岭

徐天欣

水 淡 情 深

一九六二年，我国刚刚度过艰难的岁月。为了了解国民经济的调整情况；六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了辽宁，十五日来到了铁岭。他老人家一到辽宁就对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要求接待他时鱼、肉、蛋三样东西不吃，并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当他到铁岭的时候，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个精神。

周总理日理万机，能在百忙中视察铁岭，这是铁岭人民的幸福。机会难得，县委决定要多拿些钱好好地招待他老人家。可是被总理拒绝了。前来安排生活的同志转达总理的指示说：“一切从简。一是不要派车去车站接他，二是中午饭在火车上吃，不用县里准备，三是接待他时烟卷自备，喝水不要放茶叶。总理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他要模范遵守’”。这样一来，县委的一切打算全改了。

周总理言行一致。他来到铁岭以后，在设备非常简单的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了铁岭县委的工作汇报。他老人家穿着粗布衣，坐着木板凳，喝着白开水，热情亲切地和大家交谈。总理谆谆教诲县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